



深度

京都动画纵火案

京都动画和它试图对抗的两兆血汗产业

京都动画一直被比作动画界的良心，因为他们坚持拒绝外包、全职雇用动画师、固定薪资而非论件计酬的独有制度，不断尝试对抗这个血汗产业的剥削工作文化。

特约撰稿人 叶郎 发自台湾 | 2019-07-22



2019年7月19日，民众在京都动画的工作室附近献花悼念遇难者。图：IC photo

2019年7月18日上午，被粉丝暱称为“KyoAni京阿尼”的日本动画公司“Kyoto Animation京都动画”工作室大楼遭到纵火。事发当时正在大楼内上班的73名动画工作人员共有33人死亡，35人轻重伤。

制作过《凉宫春日的忧郁》、《幸运☆星》、《K-ON!》的京都动画一直被比作动画界的良心，因为他们坚持拒绝外包、全职雇用动画师、固定薪资而非论件计酬的独有制度，不断尝试对抗这个血汗产业的剥削工作文化。远离东京动画圈、长期偏安京都郊区的京阿尼此次无端遭逢浩劫，就好比一个生意盎然的封闭生态瓶遭到莽撞的路人打翻一样令人无限惋惜。

要认识京都动画和他们的试图打败的魔王，就要从整个日本动画产业的开端说起……

吉卜力的劳权梦

“高畑勋先生想杀了我！”

吉卜力工作室的制作人铃木敏夫有一回路过仙台时，顺道拜访了工作室长期仰赖的大将——作画监督近藤喜文的家。近藤喜文边泪流满面边投诉工作室最难搞的《辉耀姬物语》导演高畑勋。“一想到高畑勋先生，我就会浑身发抖。”铃木敏夫在文春文库出版的《吉卜力的教科书 19 辉耀姬物语》一书中回顾到近藤喜文的崩溃状态。

近藤喜文原本是宫崎骏锁定的接班对象，也发生过高畑勋的《萤火虫之墓》和宫崎骏的《龙猫》抢著要近藤喜文担任作画监督而争执不下的状况。这一局最后是高畑勋抢赢了。但几年后宫崎骏自己编写剧本和分镜的电影《心之谷》也委由近藤喜文代打执导。持续和吉卜力工作室两位严厉的工作狂一起工作的下场是长期过劳，《心之谷》完成三年后近藤喜文就以47岁的年纪猝逝，死因是主动脉剥离。他的死也彻底打乱了吉卜力工作室的接班布局，使宫崎骏要退休不退休地心慌意乱多年。



吉卜力工作室的宫崎骏。摄：Jun Sato/WireImage

近藤喜文健康状况原本就不好，对动画的热情又让他割舍不下工作室的工作，据说甚至连有加护病房都用上针灸缓解疼痛以便在病房中继续工作。

铃木敏夫在书里回顾近藤喜文的火化仪式过程中，某S先生突然提高音量说了一句：“近藤算是高畑勋先生杀死的吧？”现场气氛瞬间冻结。也在场的高畑勋先生则默默地点头表示他认可这个罪名。

宫崎骏后来常说“和高畑勋一起做事，最后还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人了吧”。

对宫崎骏来说这样的事情应该完全违背他成立吉卜力工作室的理想，因为吉卜力工作室完全是劳工运动的产物。年轻的宫崎骏和高畑勋先后加入了东映动画，师从日本第一部动画长片《白蛇传》的动画师大冢康夫。这位动画界的大前辈除了指导工作技能，同时也带领两位晚辈参与了东映动画的劳工运动，对抗低薪、高工时的不合理劳动条件。大冢康夫担任工会主席、高畑勋担任副主席，宫崎骏则担任书记长的职务。高畑勋和宫崎骏因此被东映视为麻烦人物而将其冷冻，两人随后才会有自立门户成立吉卜力工作室的举动。

因为这个工运血统，吉卜力成为日本少数全职雇用动画师、固定薪资而不论件计酬的动画公司。但即便连这样重视劳动权益的公司仍然脱离不了过劳的产业宿命。

经济泡沫化的叶克膜

2018年底发布的日本动画产业报告中，2017年日本动画产业的产值首次突破2兆日圆。产业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时，日本动画工作者的处境却处在前所未有的低潮。

几年前吉卜力工作室的征人启示在美国动画圈引起一阵议论，质疑怎么连这种世界级的动画工作室都只给动画师每月20万日圆的低薪。实际上这种议论完全是大惊小怪，相较于其他工作室月薪低于10万的行情，吉卜力提供的条件已经是非常礼遇的待遇。

在日本工作的美国动画师Henry Thurlow接受美国网路媒体BuzzFeed访问时就提到自己多次过劳送医的惨痛经验：

“我必须向大家厘清的是：这不是一个辛苦的产业，而是一个违法压榨的产业。他们支付的费用甚至不到法定最低薪资，却逼人工作到吐，甚至必须送医救治。就算明知绝对不可能如期向客户交件，他们仍会坚持要你继续赶工。这意味著你必须不眠不休工作整整一个半月，连一天喘息的假期都没有。”Thurlow说。

整个日本动画产业经历两波全球化，而这两波全球化浪潮都进一步让动画工作人员的处境更加恶化。



2019年7月19日，满布动漫宣传品的东京秋叶原。摄：Behrouz Mehri /AFP/Getty Images

第一波全球化发生在1980年代，日本动画开始进入欧美市场。更高的需求意味著更高的工作份量。第二波全球化发生在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后，日本动画开始把制作工作分包给成本较低的韩国、中国公司，随后又进一步把菲律宾和印度的动画师也拉进来分包。

虽然Disney迪士尼之类的美国动画公司也有分包的机制，比如曾经长期承接迪士尼工作的台湾宏广公司。但不同于美国动画公司习惯分包给大型工作室并且会在比价之后提供短期正式合约，日本动画公司习惯跟多家小型工作室无正式合约、纯靠信任关系的长期合作。

分包的机制大幅增加了品质管理的难度（尤其是日本式的大量分包方式），但同时也大幅提高产量并降低成本。许多原本应该长期聘用、支付月薪的动画职务，都大量转变成论件计酬的外包工作。有些工作室甚至能用这种外包机制一年完成十多部电视卡通。

工作外包变成了日本动画产业维持性命、勉强活著的叶克膜。

都是原子小金刚惹的祸

事实上这种想尽办法降低成本的产业性格从日本第一部电视动画《原子小金刚》开始，就注定会是动画师挥之不去的宿命。

动画师一心想打造日本动画产业成为东方迪士尼，但只信仰戏剧节目的电视台始终认为动画是小孩子看的玩意儿，只肯出低廉的制作费给动画公司制作电视动画。手冢治虫咬著牙开始制作《原子小金刚》，从人力甚至品质下手尽可能删减制作过程中可能花到的每一分钱，以便打开动画的电视市场。这个低收入的制作模式外加周边商品的利润补贴构成了日本动画产业的基本商业模式。

手冢治虫后来在《我乃漫画家》一书中描绘了当年“虫工作室”的动画师日夜赶工制作《原子小金刚》的疲惫状态：

“随著节目的日益走红，工作人员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日益消瘦。少数人精神崩溃或是病倒了，不得不请假休养。但多数人则是选择咬牙撑下去。让他们撑下去的唯一理由是身为市场开拓者的光荣感。”

1966年一名《原子小金刚》的动画师死在工作台上，打开了动画师过劳死的无间地狱大门。

事实上前述宫崎骏和高畑勋参与的东映动画劳工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前后。东映动画正是因为《原子小金刚》的爆红才开始仿效虫工作室的做法，投入人力和极低成本的资源制作电视动画节目，而引发劳工反弹。



庵野秀明经典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网上图片

最近在Netflix上架的庵野秀明经典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则负责把日本动画产业推向另外一个悬崖——“制作委员会”制度。经济泡沫化之后资本不足的动画公司的筹资更显困难，制作《新世纪福音战士》的龙之子工作室想到的奇招是找上下游厂商一起出资的“制作委员会”制度。

拥有许多投资人的制作委员会一面分散了风险，但也大幅洗掉了利润。即便付出多少努力打、造出多少爆红的产品，动画公司再也没有办法用提高待遇的方式与最辛苦的动画师共享利润。

制作委员会很快就成为产业的常态，也让低利润成为动画公司的常态。唯一可能的转机是出手阔绰的Netflix等全球串流平台迳向“直接向产地买”的交易方式，有可能使本来是重要资金来源的制作委员会失势。

从“客厅即工厂”起家的京都动画

几年前NHK曾报导家庭主妇以远低于市价的一幅2500日圆的低价在网路上接插画案，被职业插画家痛批为破坏市场行情。事实上家庭主妇也是日本动画产业的重要支柱。

台湾在1970年代靠著“客厅即工厂”的家庭手工支撑起经济起飞的基础，差不多同一时间日本也正在广泛宣传家庭妇女兼职。当年的报章杂志广告中充斥著妇女兼职的职业训练函授课程广告，其中和秘书、打字等课程并列的正是动画制作流程的最后一个关卡——“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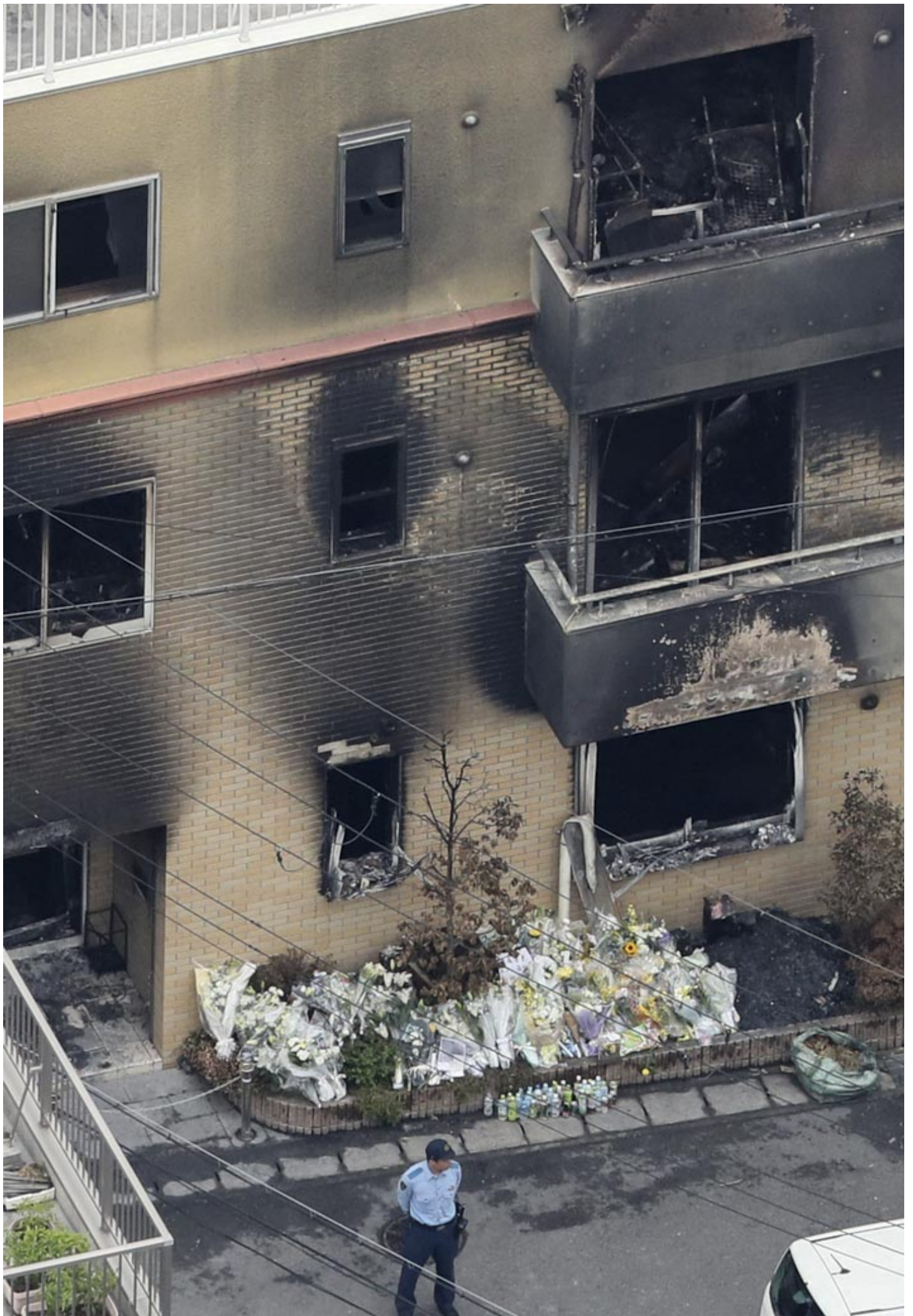
虽然也有不少诈骗案例，但1970、1980年代有大量女性动画师以这种接案的方式在家中替动画公司完成上色，以至于这个职务迄今仍是动画产业链中少由数女性主导的岗位。

京都动画的创办人八田阳子原本就是在曾出人命的“虫工作室”里头负责上色的动画师。1980年代与丈夫八田英明结婚并搬到京都近郊的宇治之后，八田阳子为了打发时间，开始训练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联合起来以“Kyoto Anime Studio京都动画工作室”的名义承接动画公司外包的上色工作。

经手过《犬夜叉》、《超时空要塞》、《蜡笔小新》、《多啦A梦》、《福星小子》和《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经典动画，这群主妇大军很快就成为业界最受好评的外包团队，并进一步在2003年转型成为自制节目的动画公司。

成为业界的良心

因为选择落脚在京都，而非日本动画产业中心——东京，京都动画得以选择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延续当年训练主妇的传统，开设“京都动画专门养成学校”自己培训人才，自己培养写手（举办京都动画大奖比赛、创设轻小说出版社KA Esuma文库）。他们的产品重质不重量，从2003年开始自制节目以来，只完成了25部电视动画。





2019年7月20日，警方在京都动画的火灾现场进行调查。图：IC photo

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吉卜力工作室一样，是业界仅有全职雇用几乎全数动画师（只有少数工作外包给长期合作的韩国合作伙伴），并且一概给予固定薪资，而不采用论件计酬的恶质惯例。当年主妇创业的因缘也留在京都动画的血液里，该公司的女性动画师占比远高过业界其他公司。

京阿尼这个小小的实验成为日本动画产业的异数，也日渐成为其他公司挖角人才或是抄袭机制的对象。曾被爆出训练期间以一千多日圆低薪压榨实习生的P.A. Works董事长堀川宪司就曾说：“我最想要的就是京都动画那样的制作体制”。

几天前的大火大概不可能浇熄京都动画替这个产业点燃的改革火苗。就像封闭生态系的瓶中花园，一夜的风雨过后大自然仍会想尽办法维持平衡，恢复生意盎然。

在此同时，安倍晋三政府也已在今年四月开始针对大企业实施国会通过的“工作方式改革法”（中小企业明年四月起也适用）。新法针对加班上限定为每月45个小时、每年360小时，特定条件的繁忙期增加为每月100个小时、每年720个小时。此外也规定企业有义务让员工四周内休息4天以上、年休104天以上。

《兽娘动物园》导演驼鹿曾在Twitter上发文自述“已经有一年没回家了，家里的样子应该很恐怖了吧。”过去统计日本动画师平均每日工作11个小时、每月260个小时的过劳现况是否能被安倍晋三的新法导正，我们在一边观赏精彩的日本动画的同时也应该持续关注。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2. 721全纪录：示威者涂污中联办，上环警方开枪驱散，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
3.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4. 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重组：警察在白衣人离开一分钟后到场
5. 京都动画和它试图对抗的两兆血汗产业
6. 谁拥有华为？
7.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8. 《寄生上流》／《上流寄生族》：永远无法获得解决的难题
9. 中国网红“出墙”来：百万订阅数的YouTube频道，诞生在没有YouTube的中国
10. 早报：港警承认元朗事件提前知情，迟到“39分”，警员离开合理，拒绝道歉

编辑推荐

1. 曾经监督政府的报纸，现在帮政府做微信号运营
2. 梁俊彦：这些年，激进何君尧如何收编元朗乡事力量
3. 728示威：有救护员收到命令，指救护车须得警察批准才可以进入示威人群中救人
4. 科爾奈：弗蘭肯斯坦的道德責任——關於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思考
5. 唯有写作使我快乐——专访胡晴舫
6. 727冲突全纪录：示威者元朗抗议涉黑白色暴力 香港警察对示威者频密发射催泪弹
7. 尹月：安倍修宪的野心与阻力
8. 吴可熙专访：我想要面对失败的我，被羞辱的我

9. 龚立人：请港府变回港人的政府，珍惜香港，守护港人

10. 吴祚来：当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国——六四幸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延伸阅读

贝托鲁奇去了哪一个中国？《末代皇帝》与相信劳动改造的国度

那些年，中国政府选择信任欧洲左翼导演，把拍片许可变成一种重新打造国家品牌的手段，那部电影不容商量的条件就是必须由“共产党员贝托鲁奇”拍摄。

那一年差点被罢工封杀出局的奥斯卡：蝴蝶效应可以多离奇

11年前的好莱坞编剧工会大罢工，不仅是数位时代第一场大型劳工运动典范，逼得奥斯卡差点停办，更产生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蝴蝶效应……！

从星战电影到星战计划：一部科幻电影如何深深影响现实政治

几乎是每一部星战电影一上映，就会引来各方政治人物套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在社群网站上发文，这到底是为甚么？

反堕胎法案：《使女的故事》成了2019年的操作手册？

“我们总是认为文明的进程是一条永远上扬的直线。但事实上从来都不是如此。”